

1990—1991 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获奖作品

BY LIMINGSHENG  
FLYING TO OUTER SPACE REPORTAGE

# 飞向太空港

长篇报告文学

李鸣生/著



FLYING  
TO  
OUTER  
SPACE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作家出版社

1990—1991 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获奖作品

# 飞向太空港

FLYING TO OUTER SPACE  
REPORTAGE

李鸣生/著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作家出版社

## 京新登字第186号

### 飞向太空港

---

作者：李鸣生

责任编辑：刘方

装帧设计：符晓笛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32千

印张：9.75

插页：2

印数：0001—10,100

版次：1993年1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ISBN 7-5063-0578-X/I·577

定价：5.40元

---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魅人的梦想：

## 星空乡愁与航天文学

### ——代序

朱向前

这是一个魅人的梦想，一个辉煌的梦想。一个推断人类昨天从何处来，明天向何处去，以及记录人类企图离开地球努力开拓天疆的壮丽历程的大胆而又神奇梦想。

这是一个来自四川的李鸣生脑袋瓜中的奇梦异想。

一九九〇年夏日那个晴朗的中午，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员李鸣生的宿舍里，第一次听他两眼放光地描述他的梦想时，我为之魅感，为之感染，亦为之惊讶：在这个小个子的体魄内，竟然蕴藏了如此浪漫无涯的想象力和炽热灼人的激情。我们当即拍定，他写完书，我来接着写序。

现在，我刚刚翻完这部名为《飞向太空港》的长达二十余万字的书稿，脑海里“星”“箭”乱飞，满眼皆是黑白。我不得不闭目凝神，企望以此来进入一种“思想”的境界。然而——

又是那个夏日。那个夏日的中午。

灿烂的阳光折射于布满了李鸣生那床头墙角的关于火箭卫星的彩色图片上，氤氲出几许“高科技”的气氛，李鸣生在递给我一雪花梨的同时，抛出了一个新鲜名词：星空乡愁。他脸上随即

浮现出迷茫而遥远的神色。他回忆说大约是在我三岁的一天傍晚，我肚子实在饿了，可妈妈迟迟不见回家，我只好到路边去等。等呀等呀，天渐渐黑了，星星们一个挨一个地亮了起来。我抬头望着，突然觉得它们就像妈妈的奶头，在不停地向我闪着诱惑的眼睛。我顿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想亲近它们的冲动，就像一个孤苦伶仃的孩子渴望投入母亲温暖的怀抱的那种感觉，从此，在我和星空之间，就滋生出了一种莫名其妙但又深刻有力的情感维系。我常常喜欢独自一人仰望星空，望着星空，我的心中马上就会被一种遥远而又亲近，陌生而又熟悉的情愫所涨满，既有怅然迷惘的失落，更有刻骨铭心的神往。似乎冥冥中有神在召唤：回到这儿来吧，这儿是你最古老的故乡。在我听来，这是对整个人类的呼唤。我记得有个外国人就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我认为差不多也是一句神谕——他说：“人，不同于猪的地方在于，他要不时地抬起头来仰望星空。”我把人们凝眸星空时所生发的这种难以名状的柔情愁绪称之为“星空乡愁”。这种概括也许不准确，但这种情绪我认为是人类所共有的，只不过是有人意识到了而有人没意识到或意识强弱的程度不同而已。朱老师，你有过这种体验吗？

（我翻动眼睛，略作回忆之后，似是而非地晃了晃脑袋。）

我由此进一步联想起另一个问题——李鸣生接着说——我的问题是，当第一个猴子从地上站立起来时，地球上便有了人；有了人，便有了梦；那么，人类的第一个梦又是什么呢？当然，这是个荒谬的问题，但确实又是个迷人的问题，让我很费了一阵琢磨。在一个似睡非睡的夜晚，我终于以梦的形式完成了对这个关于梦的难题的猜想。我梦见一位远古人类祖先仰面躺在夏夜的林中草地上目醉神迷于那满天繁星和一勾明月，突然，一只美雉呼啦啦冲天而起，华丽的彩羽也就煽动了这位人类祖先想象的翅膀，他的肉体沉沉睡去，他的思想却缓缓起飞……他做了一个梦——一个飞天梦！

（这真是一个天方奇谭式的梦中梦，玄而有味。我赞曰。）

玄吗？其实也不玄。李鸣生继续发挥道，全人类各民族的远古神话都是人类飞天梦的文字表述。几千年来，人类飞天梦不仅不死，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加生动起来，更加现实起来。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标志人类第一次挣脱了地球的束缚，跨进了宇宙的大门，从此开始了神奇而迷人的航天时代！

李鸣生激动地站起来，伸出手臂列宁式地比划了一下，做划时代科。转而用更加连贯流畅更加专业化的语言侃下去——迄今为止，在我们头顶的上空，昼夜飞旋的卫星已多达三千四百四十二颗！真可谓茫茫宇宙，星满为患。已故现代航天之父布劳恩早在二十年前就曾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在外层空间进行科学活动和商业活动的世纪，是载人星际飞行和开始在母星地球之外建立永久性人类立足点的世纪。”事实上，美国总统里根在一九八四年初就将开拓宇宙空间列入了国家战略目标，并命令建立一个永久载人空间站在一九九二年送入太空。实践证明，随着航天技术的发展，人类离宇宙母亲的怀抱已越来越近。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母星——地球已伤痕累累，岌岌可危而不堪重负了。人口、资源、环境、粮食、能源五大绳索已深深勒进了它的脖子，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成为了未来的急迫主题。开拓天疆，走出地球村，是五十亿人的共同使命。宇宙空间必将是人类明天的归宿，更加美好的第二故乡。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对此深信不疑。你呢？

（李鸣生突发提问，我猝不及防只好如实招来：我对此毫无研究，我对此半信半疑。）

李鸣生并不在乎我的信与不信，继续在他的思维轨道上作惯性滑行。他开始踱来踱去。他说，于是，我就老在想，自从人类在地球上站立起来以后，就开始从这一端走向那一端，从地面走

向地下，走向海洋，走向高山，不管走到哪里，足迹到处，几乎都有了文学的反映。那么，人类走向太空走向宇宙这一革命性的关乎到人类明天的伟大壮举是不是也应该或者说更应该有文学的反映呢？就譬如说在我国，可以有乡村文学、都市文学、军事文学等等，可不可以再来一个“航天文学”呢？而且，作家们都在寻根，寻找自己的优势或寻找自己的位置。那么，我的位置又在哪儿？我想是不是就在这里，我这一辈子就来做好这一件事，做好这一个梦，一个航天文学之梦。

说完了，李鸣生也平静了，坐下了，两眼直怔怔地望着我，像期待着什么。

这下轮到 I 站起来了，我奔到他跟前比比划划地侃开了。具体侃了些什么现今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把那天明媚的阳光侃得渐渐暗淡下去……

是的，相比较而言，“星空愁”也罢，“飞天梦”也罢，都不仅仅是属于李鸣生的。而且，我在这两方面的知识和研究都等于零——人置于星空下的情感究竟如何，我从未细察过，还有待于在某个月明风清之夜去仰望一番，体验一番；而至于人类的航天活动到底仅仅是出于人类永无止境的求知欲和好奇心的驱力的一种纯科学实验与探险行为，还是果真关涉到明天全人类的星际大迁徙的革命性壮举，我不敢妄加臆测，姑且存疑。我比较有把握说的是，航天文学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也是一件能引起我极大兴味的事。单单就生活层面与文学题材拓展的意义论，航天文学就是站得住的。何况我们已经习惯了那么多内涵和外延都不甚精确严谨与科学的文学旗号，再扯起一面航天文学的大旗又有何不可。当然是可以的。而且无论怎样说，航天事业都是迄今为止整个人类最尖端的高科技活动，它集中体现了全人类的聪明与智慧，最高程度地代表了人类对大自然的征服和挑战的勇气与努力。它将

可能造福于人类的广泛性、深刻性、当代性与未来性，恐怕都是别的事业所难以比拟的。它的重要性、超前性与神秘性，在当今信息社会的时代里，已越来越显示出它作为文学题材的分量与价值。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写它，而是如何写好它和由谁来写的问题。

李鸣生当然可以而且应该是这个行列中的一分子，或者说已经是一个捷足先登者了。航天学的梦想首先就是属于李鸣生的，而李鸣生也是属于这个梦想的。他们之间的双向选择关系，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

当十七年前，一列军列拉着那个年仅十八的四川小伙隆隆驰向西昌那块土地的时候，一个神奇的梦和它的梦者就已经遇合。

十七年来，李鸣生的航天文学之梦，和着西昌这座中国的航天城一起长大成熟。十七年间，他在那里打过山洞，当过计算机技术员和宣传队创作员，他是西昌航天事业飞速发展的目击者、建设者和讴歌者。八十年代以来，他就陆续发表了《编写生命程序的人》、《独腿高工》、《航天情》、《航天女》、《月亮城的风采》、《火箭今晚起飞》、《中国卫星司令》、《燃烧的翅膀》等“航天人”系列报告文学、小说数十万字。如果说，在报告文学作家当中，有一类是专靠采访写作，而还有一类则是与他所报告的对象具有某种“血缘”联系的话，那么，李鸣生正是后者。他是一个有“根”的报告文学作家。他首先是一个航天人，他对航天人的那种理解，对航天事业的那份挚爱，仅仅靠采访是得不到的。这就保证了他能敏锐地及时捕捉住任何一次成功的机会。于是，当我国定于一九九〇年四月七日将在西昌运用“长征三号”火箭首次为国外发射卫星——“亚星一号”的消息一经发布，他立刻就进入了“临战状态”，兴奋而不可遏止。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当天来系里请假时斩钉截铁地说过一句话：我家里出了天大的事我都可以不请假，但是这次的假，我请定了！



于是，他感动了我们，他成功了——“一九九〇年三月三十日上午，我从北京气喘吁吁地登上了飞往成都的飞机。当晚十时许，又爬上了成都去西昌的九十一次特快列车，开始了闪电式的采访。”

于是，时隔半年之后，我读到了这部长篇报告文学《飞向太空港》。

可以预见的是，这部作品将以它锐新的观念，崭新的题材，密集的信息和流畅简练的文笔，以及起伏跌宕的情节和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关于它可能得到的种种好评，我想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听到。在这里我只想指出一点，那就是较之于李鸣生过往的全部创作，《飞向太空港》无疑实现了一次新的飞跃。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李鸣生首次成功地对一个大型事件进行了全景式的驾驭与表达；二是李鸣生突破了事件本身的局限，力求运用一个超越事件的“高视点”来对事件本身进行观照与思考。前者保障了扫描的广度，后者提升了立意的高度。

应该说，我国运用“长征三号”火箭发射美国卫星“亚洲一号”，确实是一九九〇年度中轰动中外的重大新闻，它标志着我国航天技术已经拥有了打进国际卫星发射商业市场的雄厚实力与尖端水平。但它的意义又决不仅止于航天领域与科技方面。它的影响力还反射与波及到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外交与军事诸多方面。从中西方最高决策人，到西昌地界少数民族的平头百姓；从“发射窗口”的气象拼图，到国际舞台的政治风云；从乌可力诸君往返穿梭的洲际游说，到“亚星一号”的总统待遇的远行；从火箭发展的“欧亚大陆怪圈”，到“中国箭”与“美国星”的苦恋与结合……真是上下三千年，纵横九万里，千头万绪，纷纭复杂，要理出个子丑寅卯，何其难哉！

波澜壮阔的大画面，迫使李鸣生不得不升高视角，第一次从他的生活基地——西昌跳了起来（他以前的全部创作，基本上都是拘囿于西昌版图上的“区域作业”），从对“亚星一号”的仰视到平视再到俯视，广泛采访人事，大量占有资料，了然于胸，烂熟于心，再以“亚星一号”为织梭，牵引着千经万纬，流贯而出，一气呵成。不刻意于结构，却把一幅长卷的布局处理得自然流畅，从容舒展，疏密相间，张弛有致。充分表露了李鸣生吞吐与消化大吨位题材的气魄与潜能，是他不断实现宏伟的“航天文学”梦想的一个好兆头。与这种大构架、粗线条基本相适应的是他的简练的不拖泥带水的跳跃的行文。尤其是作为序章“本文参考消息”，寥寥几则简讯，便把当今世界的航天大态势和“亚星一号”的发射大背景作了一个强劲的推出，真可谓开篇不凡，先声夺人！可惜的是，这种创意与气势并未能很好地贯彻下去，否则，我们读到的这部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将会是另外一副更加新人耳目也更加卓尔不群的魅人面貌。而且，由于结构的“大”所带来的行文的“粗”，而忽略了进行一些更加精细和更见文采的局部描写。

要看清一个大事件，需要有一个相应高度的观察视角；而要想清一个大事件，同样需要有一个相应高度的思想视点。李鸣生清楚地意识到，面对着“亚星一号”跨国界的飞行这样一次国际间的高科技合作行动，仅仅驾轻就熟地沿用自己惯常的或歌颂奉献精神，或弘扬艰苦创业精神，或升华爱国主义精神等思路来进行观照与涵盖，都恐怕是不够全面和有深度的。他肯定是在对事件的不断介入与不断思索的过程中，逐步唤醒与沟通自己的“星空乡愁”和飞天梦想的玄思，最终使一个簇新的意识或观念豁然明朗与树立，即“我们都是地球人”。也就是一种超越“地球村”的所谓“宇宙意识”，一种终极关怀于人类明天的生存与发展的超前观念。从这样的意识与观念出发，也就顺理成章地把航天事业看成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把开拓天疆视为全人类的共同使命。中国

箭与美国星经过漫长而又曲折的历史弯道终于走到一起来了，无疑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人类的福音。“亚星一号”的联合发射，不过是东西方人民携手合作创造空间文明，走向明天的一支小小的序曲。当然，今天距离明天，实际上还是十分遥远的，简直可以不夸张地说，遥远如天上的星辰。关于这一点，在作品的第五章《我们都是地球人》中尤为见得分明。从西方专家在中国西昌的土地上发生的那些诸如“伦巴、探戈与辣椒、蒜苗”、“有车不坐要骑车”和稀里糊涂地用汉语唱“跑马溜溜的山上，学习雷锋好榜样……”等故事中，人们不难感受到，双方在文化积淀、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又有着多么巨大的迥异与落差。这也是作者的一种隐忧，和他所面对世界发出的一种警示。

簇新的视点和超前的观念，就这样将“亚星一号”的发射不单看作东西方空间技术的一次合作，而同时也是两个民族、两种文明、两种情感之间的一次交流与沟通，碰撞与融汇。从而，升华出一种超越了事件本身的更为广远和恒久的思情与启迪。但是，我仍然要遗憾地指出，这种观念和意识在整部作品中充其量只实现了一半。它并没有水乳交融般地渗透于事件的全过程和全部作品的字里行间，它只是在诸如《我们都是地球人》等少许章节中得到了适当的传达。这就减弱了思想的穿透力与感染力。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我认为除了作者思想水准的主观原因之外，恐怕更与超前的观念和沉重的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有关。这也许是我们所难以苛求于作者的。

关于《飞向太空港》本身，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我不作更多的说长道短，是因为一方面我觉得应该把更多的话留待作品问世以后让广大读者去说，那样会更客观一些，更公正一些。二方面也许是更主要的，我觉得把这部作品与整个的“航天文学”的梦想相比，毕竟是后者更为重要——它不仅有可能让李

鸣生长其所长，真正在文学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且还有可能为我们的文学大家族贡献一个新的成员。因此我要说，《飞向太空港》只不过是“航天文学”大厦中第一块比较具有规模和质量的基础石，李鸣生也不必对它抱有过高的期望值，而应该把更大的精力与心血投放到第二块、第三块基石的锻造上——譬如他已着手的另一部长篇报告文学《走出地球村》。至于“航天文学”的创造，我再提一条建议，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它区别于其它文学的特质——“航天”——高科技，如果钟情于它的作者，不在加强文学修炼的同时，下大力气广采博收，好学深思，日渐使自己学者化、“科技化”，要写好“航天文学”，恐怕其难也嘎嘎乎。顺便说说我对“航天文学”的预测——可以套用一句名言来表述：梦想是辉煌的，道路是艰难的，前途是光明的。

祝李鸣生好梦成真！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十八日

灯下于魏公村黑白斋

谨以此书，献给创造空间文明，  
寻找人类新家园的航天勇士们！

——鸣 生

# 序 章 本文参考消息

## 参考之一

法国《世界报》消息：一九九〇年二月二十三日，欧洲空间局“阿里安4”型火箭，在法属圭亚那的库鲁发射场升空后不到二分钟爆炸。这枚火箭的爆炸，使它所载的价值四点三亿美元的两颗日本通信卫星毁于一旦。这是“阿里安”火箭自一九八七年以来连续成功发射了十七次后的第一次失败。“阿里安”航天公司发表公报说，这次失败是因两部发动机出现故障而引起火箭失去平衡，从而在动力压下导致爆炸。

（笔者按：这次爆炸，是法国“阿里安4”型火箭自一九八八年底开始首次商业发射以来的第一次重大事故，直接经济损失达二至三亿法郎。本来，法国打算利用日本人对它的信任，通过发射这颗日本通信卫星来打开它在亚洲的航天市场，但不幸失败，使它在国际卫星发射市场上的声誉蒙上了一层阴影。）

## 参考之二

苏联塔斯社消息：一九九〇年二月三十日，美国“亚特里蒂斯”航天飞机施放的一颗侦察卫星在空中遭到解体。卫星解体后分

成了四块在空中飘移，彼此相距数百公里。其中一块已于三月十九日进入太平洋上空的大气层，而另外三块预计将在四月十二日进入大气层后被烧毁。

（笔者按：美国发射的这颗卫星，价值十亿美元，重达二十吨，颇像中国的大卡车。它主要用于获得高分辨率数字图像，并可窃听通讯。这是美国继一九八六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后的又一重大失败。）

### ●考之三

中东《金字塔报》消息：一九九〇年三月十四日，由美国“大力神3”型火箭发射的“国际通信卫星—6”，升空后未能按预定时间同第二级火箭分离。虽然经地面工作人员数小时努力后，使卫星脱离了火箭，但却把一个应将卫星送入高轨道的发动机留在了火箭上，因而使卫星处在一个不安全的低轨道上。

（笔者按：“大力神3”型运载火箭，是美国火箭中最大的商用火箭。它可将五十六点七五吨的有效载荷送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它在过去一百三十四次的发射中，有一百二十九次获得成功，可靠度达96.3%。它这次发射的这颗国际通信卫星，本可中继十二万条电话线路，同时通话和转播三个电视频道节目，还可供一百多个国家进行电话通信和电视播放。可惜，事与愿违，造成损失五亿美元，使美国的商业性火箭发射计划，又受到一次重大的挫折。

由于在短短的二十天里，美国和法国的航天发射连遭三次惨败，故西方有人声称：一九九〇年是世界航天史上的“灾星年”。）

### ●考之四

美国《商业日报》消息：一九九〇年三月八日，亚洲卫星公司行政总裁薛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将在中

国四川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发射升空。这是中国首次发射西方制造的最先进的通信卫星。我们期待在四月五日至九日之间，中国将“亚洲一号”卫星送入太空。

（笔者按：按原计划，“亚洲一号”卫星的发射日期是在一九九〇年四月十三日—二十日之间。但由于发射技术的准备工作比预期进行得要快，故中美双方认为可以提前发射。薛栋先生发表讲话后，西方和香港报界第二天便传递了要提前发射的信息，在西欧诸国很快引起反响。尤其是亚洲各国，对这亚洲的第一颗通信卫星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南朝鲜、巴基斯坦、缅甸、蒙古和孟加拉等国，纷纷向亚洲卫星公司表示要订购卫星转发器的意愿。而亚洲卫星公司正是打算通过出租这颗卫星上的二十四个转发器得益。因为每个转发器一年可收租金一百三十至二百万美元。）

## 参考之五

北京新华社消息：一九九〇年四月四日，中国卫星发射测控系统部有关人士透露：中国将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把“亚洲一号”通信卫星送入轨道。这项发射定于一九九〇年四月七日在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进行。

据了解，这颗卫星是美国休斯公司制造的，由总部设在香港的亚洲卫星公司购买和经营。目前，发射工作进展顺利。

这是中国首次承担商用卫星的发射服务。届时，中央电视台和四川电视台将联合进行发射现场直播，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也将用英语向国外同步播出。

（笔者按：就在新华社发布这一消息的同时，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节目里，也向世界播放了这一消息，并对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有关发射准备工作状况，作了现场直播。

于是，国内国外，一片哗然。中国的火箭要发射美国的卫星，一时成了小小的“地球村”里一个热门的话题；



于是，全世界的目光，都盯住了中国；

于是，一九九〇年三月三十日上午，我匆匆登上了飞往成都的飞机，当晚十时许，又爬上了从成都开往西昌的特快列车，开始了闪电似的采访。）